

# 在仓颉纪念堂探寻文字始祖的文化脉络

在寿光市圣城街道渤海路仓圣公园内，有一座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建筑——仓颉纪念堂。这座承载着华夏文明对仓颉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建筑，向人们诉说着关于文字起源的古老故事，其在2021年6月被公布为寿光市第二批历史建筑。

□文/图 本报记者 王鲁萍

湖心小岛寻觅圣踪

近日，记者来到仓圣公园，开启一场探寻仓颉文化之旅。仓圣公园，作为纪念造字圣人仓颉的综合性、开放式公园，环境清幽雅致，为仓颉纪念堂营造了极佳的文化氛围。踏入公园，绿树成荫，花草繁盛，假山湖水相映成趣，亭台廊榭错落有致。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，让人仿佛能感受到久远的历史微风轻轻拂过。穿过一片松林竹丛，一座湖心岛映入眼帘，仓颉纪念堂便坐落于此。

来到纪念堂前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其古朴典雅的外观。这座建筑面积约为166平方米，采用砖混结构，巧妙融合了木结构与砖墙。虽历经修缮，但建筑的结构、细部做法保留较为完整。其整体风格呈现出明清时期的韵味，保留了传统四合院形制。

经过入口，步入纪念堂院内，只见东西各有厢房，再往前走，便是正殿。殿内有仓颉塑像，正在凝神沉思。塑像后有一神龛，龛外两条金龙环抱，龛内为仓颉所造二十八字的石刻。仓颉纪念堂壁画由北壁“释圣篇”、西壁“造字篇”、东壁“献书篇”三部分组成，并以山川日月贯穿其中。这些壁画色彩鲜艳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仓颉造字的传奇历程。

传说仓颉四目灵光，极为聪明。有一年，他到南方狩猎，登上阳虚之山时，看到一只大龟，龟背的青色花纹让他深受启发。此后，他日夜思索，观察天上星宿的分布、地上山川脉络的形状、鸟兽虫鱼的痕迹以及草木器具的形状，最终描摹绘写出各种不同的符号，并赋予每个符号特定的意义，这些符号便是最初的“字”。仓颉造字，无疑是一场伟大的变革，为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圣人造字留迹寿光

仓颉，历来被人们尊为“文字始祖”，是中国汉字的创造者。《辞源》对“仓颉”的解释是：仓颉，也作苍颉，传为始创汉字者。清朝人辑成的《世本·作篇》中记载仓颉是黄帝的史官（记录帝王言行的官）。

据传，寿光与仓颉的渊源可追溯至周朝。南宋《通志》卷七十三《金石略》第一，《历代金石》云：“仓颉石室记有二十八字，在仓颉北海墓中，土人呼为藏书室。周时自无人识，逮秦李斯始识八字，曰：‘上天作命，皇帝选王’。汉叔孙通识十二字。”

仓颉二十八字，又称鸟迹书、仓颉书，周朝出土于北海仓颉墓中。北海县北宋至元为潍州治，故址在今潍坊市潍城区西关。北海县的东界，包括今天寿光东北部的部分地区。元代于钦《齐乘》又记载寿光有仓颉墓，其他史料未见北海有另一仓颉墓，所以，有了仓颉二十八字出土于寿光仓颉墓的说法。后来还有传说，孔子曾带着弟子到寿光造访仓颉书，因为看完之后没有认出是什么字，便留下了“仓颉造字圣人猜”的故事。

关于寿光古有仓颉墓，民国《寿光县志》有记载：“仓颉墓在县城西大西门外，向北百步许，久为一邑名区。”寿光仓颉墓原是一座高台，临弥水。明初，始修于寿光城西门外，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六年，县令刘有成复修。墓东西各有一井，即所谓寿光八景之一的“仓颉双井”。二井年代久远，神奇莫测。东井水质清冽透明，甘甜味醇；西井水略呈浑浊，苦涩如黄连。此二井相隔五米许，却迥然各异。若向东井掷一石子，西井则同时澎然有声，水花泛起；若在西井投一石子，东井亦声纹如故。如今墓冢虽已湮没，但“仓颉双井”的故事仍在市井流传。墓前还有一亭曰“启秘亭”，亭内设石几、石凳。园中有松、柏、槐、柳，古木参天，绿树成荫。

在汉字起源的学术探讨中，寿光出土的鸟迹书具有特殊价值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鸟迹书有拓片。这个拓片，是上海书店1984年翻印的《淳化阁帖》所载。该帖成书于宋太宗淳化三年（992年），此帖将《仓颉书》列为诸家古法帖之首篇。



仓颉纪念堂正殿

传承发扬仓颉文化

仓颉造字开启中华文明新篇，影响深远。寿光作为仓颉文化重要承载地，为纪念仓颉，寿光城区有圣城街道，建有以纪念仓颉为主题的“仓圣公园”，寿光也因“文圣”仓颉而得名“圣城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仓颉墓、启秘亭历经战火，几经沧桑，今已无存。1950年，仓颉墓前建成烈士陵园，1960年陵园迁徙，仓颉墓亦废。上世纪90年代，为纪念仓颉造字伟绩，兼具谒圣、游乐、休闲与城市发展要求，寿光在城南辟地三百亩建设仓圣公园，在园中湖心岛上建有仓颉纪念堂，将散落的仓颉记忆重新凝聚。

如今的仓颉纪念堂，成为人们纪念仓颉、传承仓颉文化的重要场所。这座庄严古朴的建筑，不仅是纪念仓颉的地标，更是寿光仓颉文化的代表与象征。在这里，历史与现代交织，传说与现实相融，建筑细节与文化符号，诉说着中华民族对文字起源的敬畏、对文化传承的执着，吸引更多人了解仓颉文化，探寻中华文明根脉。

▼仓颉纪念堂入口

◀仓颉纪念堂壁画

